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雅觀樓 第十六回 周厚安重報故人子 觀我堂明現三世因

不講錢家母子乞化，單講鳳姐在家，時有玉郎、桂郎走動，有代鳳姐解渴之意。適高翠官其夫，在外跟官回揚。聞翠官嫁人守寡，托說堂兄在外多年，到尤家來看堂妹。這翠官明白，出來即叫：「大哥，數年不會。」說了些出門的事故。尤奶奶叫人備飯，翠官陪他在客位吃飯。當時二人即定計，如此這般，二人會意。這翠官，是個允償。他見鳳姐已是件尤物，遂姑嫂二人，晚間商議。他便同他說出真話。說：「我卻不能守寡的人。你而今有了玉郎、桂郎兩個相好，我這幾年實在不耐煩人了。」鳳姐說：「你比哥哥年紀大些，怎麼還如此作怪。」翠官說：「我不瞞你。」遂將當初事，說與鳳姐。鳳姐說：「怪不得嫂嫂這般灑樂。我們今生已莫想這般快活日子。」翠官乘便說：「你如果要這快活交易，今日來的人，是我丈夫，他叫門跟官。我在家開門頭，都是各人自尋飯吃。妹妹，你丈夫已下了地獄，莫若明日同我高大爺，到南京陳一娘家中，去過幾年快活日子。」鳳姐說：「母親不肯，如何辦法？」翠官說：「自然肯，我去向太太說，到南京堂兄家暫住，避避錢家母子，眼不見為淨。將來還有後累，被人笑死。一說包他必行。」果然，尤奶奶聽了，十分合式，即請高姓來，重重托他。滿口允說：「賓至如歸，一切都不用置辦。」翠官此時，即將房子退與房東，把家中什物變賣罄盡，只留幾個箱子，叫一隻大船，連高大在內，同上南京。鳳姐又離不得玉郎、桂郎，翠官說帶他去也有事他辦。一帆風，直送到桃葉渡頭，入了一娘河房。尤奶奶此刻知事已如此，且喜有自在飯吃，就不懊悔。玉、桂兩人做了手下人侍席，也落得在花叢中熱鬧而已。只苦了錢家母子，二人指望尤家收他，誰知三五日舉家都搬，不知下落，終日惟行乞而已。不覺就討了三四年，雅觀樓已過了二十歲。這三四年，扮女行乞，都不必敘。一日，趕鎮江會市，又扮花鼓。到了鎮江，有錢是命故人周厚安，聞人說錢是命兒子裝女行乞。當日錢是命因他為人周正，借一百銀子，與他家中辦理喪葬事，每年在店，俸金代扣。及至更店，錢是命便慨然說作幫項，不必歸還。後來此老，又幫別家生意。數年前，曾於新正，途次退錢是命茶話。後聞其子日趨於下，錢是命又物故。念故人百金情重，俟此子流落下來，再為救他。今日果遇於途，疑是錢某之子，又恐不是，躊躇半日，說：「今日此地會期，他定來趕會要錢，不如問他一聲，即問錯了，亦不礙事。」於是搶上前，直接問裝女的少丐說：「你是錢某兒子？」這雅觀樓一聽，便住了花鼓，站下來不吱聲。周厚安大聲呼叱：「如何搭此等匪類，做此不肖事情，明白對我講。我是你盟叔，要把這些匪類，都要枷打充發出去。」那兩個丐者，見話頭不妙，就逃之夭夭走了。周厚安把雅觀樓帶到冷靜處，一座荒庵，買好幾件衣服，叫他把女妝換卻。問他肚中可飢？他說早間吃了一飽出來。遂叫他混堂洗澡，帶到家中，逐細問他，把十年所為，說了一通。周老惟歎氣而已。說：「賢姪，你已二十餘歲，我如今有幾兩銀子，走廣置貨，來往發賣。我承你父親幫我百金營養之費，我豈肯忘本。你今如此漂零，相宜跟我到廣，路上代我照應，另拿百金，代你置貨，來去幾年，可以成個小小人家。你家母親，我著人接來，在我家住。你如今回不得揚州，將來少有進步，再為商酌。」雅觀樓感恩戴德，在周家住了幾日。賴氏接到，母子相會，同雅觀樓磕了周老個頭。周老連忙攙住，說：「尊嫂在舍下，莫嫌簡慢。令郎事，都在我。」誰知賴氏在周老處，住了三日。周老行將上廣東買貨，不想賴氏睡到半夜，只聽痰響。舉家連忙起來看時，已嗚呼哀哉。這一切身後事，俱周老置備。事畢，周老同雅觀樓長行，一路直到了廣東。周老同雅觀樓進了洋行，周老出門，叫雅觀樓看守貨物。一連十餘日，交易往來，他聽得同住客人，談說碼頭花艇，大有物色，遂動買花之興，苦乏囊資。他聽周老說，欠他家百金，他便把他箱中邊洋錢拿了一包，不問數目，直奔碼頭。但見花艇成陣，游女如雲，眼花繚亂。正望間，卻遇見一人，真是風流冤孽，原來是費人才。他尋妻尋到南京，會見陳一娘，說二保要在他家生意，因人數多，二保又年近四旬，當即辭去。二保在南京買了個十三四歲女子，認為己女，同王二上了廣東。費人才趕到廣東，盤纏已盡。及至遇見二保與王二，他寡不敵眾。無可如何。只得央二保與王二說，在他船上做個相幫，代王二討討客欠，岸上招攬客人生意，沒客仍與二保共宿。

這一日，雅觀樓岸上徘徊，遇見費人才。兩相驚訝。各敘畢，雅觀樓正要上船，嚐嚐風味，難得他鄉遇故。費人才知他脾氣，遂約他上船。二保與雅觀樓，素有交情，又將養女小保，叫出陪他。雅觀樓自從行乞數年，此調不彈久矣。今一見美麗，如餓鬼得食，當夜在他船上住下，叫費人才將船開下數里，擇僻靜處多玩幾天。這包洋錢在身，二保百般盤他。將近十日，二保與王二、費人才想法要吃他這包洋錢，到了半個月，費人才便向雅觀樓說：「我們此地，船上行情你可知道？我家小保同人過一宿，十塊二十塊洋錢不等。你已玩了半個月，論理不該開口，刻有一急事，要同你借一百塊錢，開發使費。」雅觀樓知錢玩盡，說：「今日再過一夜，明日將錢與你，我住某行。」費人才說：「就是我船送你回去。」雅觀樓此時，大有心事。當晚與二保樂到半夜。是夜，月明如畫，滿船人都睡熟，他便起來。二保問他，他回小解。二保說：「現成夜壺，何必上岸，莫吹了身子，明日回去，還要和你玩玩。我家小保，那裡捨得你去，恨不得要天長地久，同你結髮。」雅觀樓說：「我看看月就來。」披衣上岸。但見水天一色，心中百端交集，進退維難。路旁有一塊石頭，權且少坐，心下躊躇，不覺體倦，恍惚間來了一位老婦人，走到他面前，即呼：「觀保，休得胡亂思想，隨我走，帶你到一所在，你便明白。」雅觀樓此時，正在無聊，也就跟著走到一處。似廟非廟，門口橫匾書「觀我堂」三字，進了門，見大廳三間，空無一物。三麵粉牆，中間一面大鏡，約廣丈餘。老婦人說：「你望望鏡中景致，可以開懷。」雅觀樓對鏡諦視，但見裡面現出一人，年近六旬內外，身體魁偉，手拿紙片等件，逐件交與一人。這人是他父親錢是命，旋即不見。忽見賴氏母親，手抱嬰兒，平空安樂園一座，又在面前套房內，玉郎、桂郎同鳳姐一牀而臥，儼似一幅秘戲圖。再望去，尤進縫身首異處，現出高翠官、陳一娘與眾少年，河房酣飲。忽爾畢、管二人，披枷帶鎖，有二鬼牽之過去。轉瞬見一村莊，一寒儒教書茅簷，諸徒環繞。又見一人，肩挑重物，勞苦不堪，自鏡中過去。凡所見諸般，但見走動，不聞其聲。雅觀樓心下大悟，觸起被祿之後，賴氏所說一番話。此時已知自己是西商投生，知鳳姐與玉郎等是償淫報，所見兩般，不能參解。他知老婦人非凡，因跪下求指示。那老婦人說：「這教書者，是你父親錢是命，冥王罰變一世窮人。這肩挑者是你母親，曾索債逼死一人，罰來生辛苦一世，掙下千金家私，與親生一子消受，此子即前生遭逼命者。」雅觀樓聽到此處，渾身冷汗如雨。老婦人又說：「你再看看鏡中甚麼光景？」但見茫茫一片大水，忽粉牆上現出，上寫是明明白白七言詩一首：

倚翠偎紅總是空，前因後果了然胸。

今朝指爾迷途去，都付煙波浩淼中。

再回頭，老婦人已不見，仍坐在一塊石上。雅觀樓起身高聲吟詠這二十八字，惟末句玩味不出。忽然失腳落水，山水悠悠，流而不返。後不知所終。至今廣陵城中，猶有雅觀樓之口碑雲。有觀者，閱至終篇，題其詞曰：

雅從平韻讀為(刁亞)，有號如斯半喪家。

況是夙因償夙負，此間冥漠幾曾差。

好色貪財尤進縫，偏教遇著雅觀樓。

死遭婦手膏雙刀，看下場頭是不油。

迷香深處蝶蜂忙，狡兔無端匿繡牀。

寄與世間營窟者，莫將斷袖易閨房。

有筆知刀未足珍，周君高誼篤情真。

脫他水災登衽席，世上酬恩見幾人。

觀我堂中鏡照知，借神設教醒盲癡。

至今風土邗江水，雅號還傳遊戲詞。